

艺界观察

定州秧歌戏“声声”不息

袁冰



《东坡秧歌情》剧照。 定州东坡秧歌剧团供图

定州秧歌戏是发源于河北定州的古老戏曲,因其表演形式和音乐唱腔极具地方特色,唱词通俗易懂,和生活息息相关,深受百姓喜爱。如今,走进河北定州这座历史底蕴深厚的文化名城,仍能近距离感受定州秧歌传承千年的独特魅力。

一声老腔,穿越千年

一处排练厅内,定州东坡秧歌剧团团长张四刚在锣鼓声中带领演员轮番上演《李香莲卖画》《崔光瑞打柴》《王小赶脚》等经典选段。其中,《王小赶脚》以地道方言演绎,表演诙谐生动,乡土趣味浓郁;《崔光瑞打柴》花脸唱腔醇厚嘹亮,兼具京剧裘派神韵。

排练现场,尤为令人动容的是《东坡秧歌情》选段,一句“我苏东坡来到定州,虽然时间不多,可我深深感受到定州人厚道,定州人亲哪”,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苏东坡从定州离任之际的依依惜别之情。

定州秧歌戏的发展和苏东坡有着不解之缘。定州市文联主席张晓东介绍,相传苏东坡任定州知州时,见农民插秧辛苦,便整理民间小调,即兴编曲教农民传唱,形成了初始的“苏秧歌”,并慢慢地从稻田劳歌演变为风格鲜明的戏曲剧种,深深扎根民间,历经千百年演变。

到了清道光年间,已有正式的秧歌班成立;民国时期,涌现出大批秧

歌戏艺人,定州秧歌戏风靡一时,甚至到京津演出并录制唱片。1952年,定县秧歌剧团成立;1988年,剧团撤销后转为民间班社演出;2006年,秧歌戏(定州秧歌戏)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得到进一步保护。

时至今日,不少民间秧歌剧团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。成立于2016年的定州市丰晟秧歌剧团,10年来坚持下农村、进社区演出,积累了深厚的群众基础。该团团长陈淑卿从艺40余年初心不改,带领剧团活跃在定州乡间,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戏曲传承,后继有人

定州东坡秧歌剧团艺术指导张占元介绍,定州秧歌戏多采用定州方言演唱,唱腔质朴舒展、节奏轻快灵动。其音乐为板腔体,吸收了梆子腔的特点,形成了曲牌体与板腔体兼容的结构体制。除唱腔外,其演出形式和其他剧种大体一致。

定州秧歌戏的传统演出依靠大锣、小锣、鼓、铙钹四件打击乐器伴奏,俗称“大锣鼓”,节奏铿锵利落,乡土氛围十足。为适配现代舞台审美,定州东坡秧歌剧团在保留传统锣鼓范式和“大锣鼓”的基础上,融入了板胡、二胡、笙、笛等丝竹乐器,使配乐刚柔并济、层次丰富,既守住了老戏的原汁原味,又大幅提升了舞台听觉质感。

“相较于京剧的雍容大气、河北梆子的高亢激昂,定州秧歌戏始终坚守冀中乡村的质朴底色。如今,依托《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(2026—2028年)》,这门古老的小众剧种守正创新、蓄力突围,走出了一条活态传承的可持续发展之路。”张晓东说。

谈及定州秧歌戏未来的发展,张四刚充满信心。他介绍,在《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(2026—2028年)》的政策赋能下,剧团将持续推进传承和创新工作。剧团集结骨干力量,重点复排打磨《崔光瑞打柴》《空印盒》等濒危剧目;修复老剧本、还原传统唱腔,让诸多沉寂已久的剧目重回大众视野;逐步复排、提升《保安送米》《双锁柜》等经典剧目;排演1至2部凸显定州地域文化的原创作品,重点打磨贴合新时代乡风文明的现实题材剧目,依托“非遗韵满定州城”等惠民演出品牌,持续扩大定州秧歌的对外影响力。

同时,针对戏曲行业普遍存在的人才断层难题,剧团搭建“老带新”传承机制,常态化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,培育青少年受众和后备人才。在此基础上,持续推进非遗进街道、进景区、进学校公益演出,让传统戏曲走进千家万户,融入群众生活。

定州东坡秧歌剧团的伴奏队伍朝气蓬勃、实力过硬,队员平均年龄不到25岁。“全体伴奏人员秉持‘一棵

菜’的协作精神,精益求精对待每一次排练与演出,严控音色、节奏细节,以扎实的专业功底为传统唱腔赋能。”司鼓刘昊宇说。

前段时间,电视剧《主角》热播,也给戏曲传承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。暑假已至,定州东坡秧歌剧团向社会招收学员班,一边教、一边选,补充新鲜血液,推动定州秧歌戏有序传承。

千年秧歌薪火相传,乡土文脉生生不灭。如今,定州秧歌戏这门沾满泥土气息的古老艺术,正随着戏剧振兴工作的持续深化,在政策赋能、艺人坚守与社会助力下焕发全新活力,唱响乡土新声。

《寇准背靴》剧照。 定州东坡秧歌剧团供图

一方面,AI漫剧创作者应当兼顾通俗表达与文本敬畏,在戏剧叙事中尊重传统文化精神,吸纳学术研究成果,减少失真化改编;另一方面,需要建

立平台、学界、大众三方对话机制,以专业研究校准AI内容生产中的偏差,以揭示人性深度、阐释当代人的生命意识与生存困境的内在尺度来衡量改编的得失。

数智媒介绝非消解经典的工具,

近年来,除了常规表演和演后谈环节,越来越多的戏剧演出开始尝试以舞台导览的形式探索新的观演关系。舞台导览,也称后台探班,指的是在演出开始前,由剧团或演出剧团招募并组织部分观众进入舞台表演区域,近距离观看舞美搭建、灯光调试、走台合成等演出筹备过程,并与主创团队面对面交流。

目前,这类舞台导览活动多在商业类项目中得以实践,且通常与商业剧场的会员消费等级、观众的演出购票情况等条件挂钩,有的则作为剧场艺教培训类活动的补充。因此,有人认为舞台导览是营销手段层面的创新,让观众到台上走一圈、看个热闹,顺带助力票务销售。

不过,若是从观演关系变革和演艺行业探索的角度来看,舞台导览并不只是“看个热闹”那么简单。它既是让观众了解创作故事、延长戏剧体验感的新途径,也是演艺行业主动打破舞台边界的积极尝试。

布景上的一砖一瓦、上场口的道具摆放、舞台上的定位标识,这些在正式演出中并不会被关注到的细节,也是戏剧作品完整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舞台导览恰恰是把这些被帷幕遮挡的、看不见的创作过程,变成了一种可对话的体验,让观演关系不再止步于观众“看完即走”,而是了解更多创作故事,身临其境感受戏剧演出的准备过程。久而久之,观演关系将由此发展成为一种超越文化消费的情感联结。

此外,舞台导览还有效延长了戏剧的体验感。在传统观演关系中,买票、入场、观看、散场,观演体验被严格压缩在演出时长之内,谢幕就意味着体验的终结。舞台导览则把这种单向的线性体验化作一个闭环——观众在演出前走进后台,在演出中留意那些后台见过的细节,在演出后思考情节与细节的互相印证,体验感由此得以延续。观演体验的延长可以日渐累积并转化为戏剧认知的提升,让好不好看的直观判断变为对创作的尊重和好奇。这显然已不是“看热闹”,而是“看门道”,更是培育观众长期观演习惯的基础。

与此同时,舞台导览也成为演艺行业主动打破舞台边界的重要方式。过去一段时间以来,各类沉浸式、环境式戏剧的创新无不在打破“第四堵墙”,但其关注的都是在表演空间维度上打破舞台边界的问题。舞台导览让



舞台导览只是看热闹吗

郑子一

观众有机会走进通常只属于创作者和表演者的空间,让看戏从台下扩展至台上、从演出中延伸出演出外。这其实跳出了单一视角,站在了观众参与深度的维度上重新看待观演关系,思考的是“如何让观众留下来、还想再来”的问题,甚至映射了演艺行业运营逻辑的调整。

当然,舞台导览倘若流于形式、走过场,难免本末倒置。一场好的舞台导览绝不是营销噱头,它需要演出运营、制作等多部门通力协作、巧妙设计,让观众在看戏之余,带着对艺术的兴趣和好奇,窥见通往幕后世界的一个小角。

《红楼梦》主题人工智能漫剧：一场经典文本的时代“大考”

陈霄元

当下,数智技术的迭代正如此前每一次媒介变革一般,深刻重塑文艺生产、传播与接受的链条,影响着经典文本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大众接受姿态与认可度。以《红楼梦》为代表的诸多作品,都是在不断“误读”中完成经典化的,这是文学与社会动态交互的过程。

随着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,依托短视频、互动游戏、线下沉浸展、文创、AI(人工智能)漫剧等载体,围绕红楼人物命运的二次创作持续涌现,预示着以《红楼梦》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经典面临又一次媒介载体、人物形象、价值内核的时代“大考”。

AI如何“再现”红楼

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之一,《红楼梦》相关的AI漫剧如今迎来了创作热潮。海量受众在二次创作文本中捕获经验、打捞情感,以当代视野重新审视经典,以职场、权谋、复仇等流行叙事模式对文本进行拼接,在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中寻找自我投射与身份价值。

《红楼梦》主题AI漫剧广受关注,绝非偶然。一方面,这是制作成本、创作门槛、制作效率与表现形态等共同作用的结果;另一方面,AI文生视频等技术的突破,使小说一键转AI漫剧的全流程自动化生成得以实现。

目前,《红楼梦》主题AI漫剧大致可分为三类。第一类是复刻原著故事,展现知识世界;第二类是基于原著人物生命经验扩充细节、进行二创,拓展视觉世界;第三类是运用“魂穿”“附身”等模式,反转叙事、重塑人物,表达当代人的独特体验。叙事逻辑方面,现有作品多以“‘魂穿’补恨、重启人生”为主线,着意草根逆袭,突出“爽感”;人物设置方面,倾向塑造“熟悉的陌生人”,追求悲情或讨巧的人物设定;在情感共鸣层面,偏向于塑造性格侧面多、具备现代认知的主人公、职场人。可以看出,这些作品尽力追求情绪价值的时代公约数,烙印着制作者的思维逻辑基底与时代文化心理。

《红楼梦》主题AI漫剧虽热度高涨,但也存在不少问题,因算法主导而模式化、同质化,人物形象类型化、扁平化等现象,具有一定普遍性。从技术维度看,《红楼梦》主题AI漫剧容易出现人物形象单薄、失真问题,如“磨皮”、五官网红化等,使得林黛玉、薛宝钗、王熙凤等人物形象缺少丰富立体的神韵;从法律层面看,部分作品未经授权就使用经典影视剧的人物形象来塑造虚拟人物,存在侵权风险。另外,不少创作者对红楼人物理解片面,生硬贴上“恋爱脑”等标签,既无法表达名著“千红一哭、万艳

同悲”的丰富内涵,也无法呈现情感主题以外更深厚的人性内涵、更广阔的生命体验。

热潮之后,经典何去何从

事实上,通俗文艺的创作与生产很难完全脱离程式与类型,它们能够帮助创作者快速呈现合乎受众审美预期、具有一定辨识度的文本。只不过,俗手只会形成规模,却死于句下;高手则能因势利导,点铁成金。一些AI漫剧作品中的林黛玉来到现代,“知世故而不世故”“以纯真的面目坦然面对世俗的种种”,体现出当今读者的独特感受。值得一提的是,社交媒体上甚至出现了“《红楼梦》MBTI测试(职业性格测试)”,这也意味着大众积极参与文化生产、意义创生。

《红楼梦》主题AI漫剧是一扇窗口,从中可以一窥文艺创作的时代特色;媒介变革推动文学阐释大众化,公共评点催生作品的再创作、影响剧本走向。现代管理学知识也好,“重启人生”设定也罢,其实都是可以商榷,允许进入文本的异质性知识。真正值得警惕的是,《红楼梦》主题AI漫剧是否缺少原著小说向内超越的精神气韵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,简单的戏谑拼接取代不了文本与受众的彼此渗透、相互成就,反而可能制造认知风险与意义消解。

欲破此局,既不能武断否定此类创作,也不可放任技术的无序扩张。一方面,AI漫剧创作者应当兼顾通俗表达与文本敬畏,在戏剧叙事中尊重传统文化精神,吸纳学术研究成果,减少失真化改编;另一方面,需要建

立平台、学界、大众三方对话机制,以专业研究校准AI内容生产中的偏差,以揭示人性深度、阐释当代人的生命意识与生存困境的内在尺度来衡量改编的得失。

数智媒介绝非消解经典的工具,

而是拓宽阐释边界的武器。唯有在经典文本原貌与大众情感诉求之间寻求平衡,方能让《红楼梦》主题AI漫剧绽放古典新义、时代新声。如此,新大众文艺方能真正凸显自身价值。



图片由AI生成。